

第二,对洋务派禁锢民族工商业的官办、官督商办等措施,作了强烈的批判,提出重商主义的经济改革计划,并发展为对近代化的追求。

第三,重视教育,主张办学育才,选派出国留学,为改革社会而造就新人,启开了学校对科举斗争的序幕。

第四,传播西学与重铸传统儒学,形成中西文化交汇的各种形态,如“中体西用”、“体用一致”、“道本器末”、“道不变而器可变”、“道变器亦变”等等,从而启开了近代新学对旧学、西学对中学论争的序幕。

岭南近代启蒙思想运动,对我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,起了重大的作用。它造就了一批振兴中华、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精英,从而在我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。

一、容闳《西学东渐记》与社会改革的初步尝试

容闳(公元1828—1912年),号纯甫,广东香山县南屏镇(今属珠海市)人,幼年家贫,丧父之后,必须依靠劳动协助家计。南屏镇面对澳门,是西方传教士最早办学的地方,容闳的母亲不愿儿子走旧式仕途道路,遂送他人西塾读书。1841年,13岁的容闳进入澳门玛礼逊学校(玛礼逊于1834年8月去世,该校是1839年为纪念他而创办的)。第二年该校迁到香港,容闳随校到香港继续读书。

1846年底,玛礼逊学校校长勃朗离港赴美前,向学生宣

布,他愿意携带学生数人赴美留学,由学生自愿报名。容闳是自愿报名者之一,后征得母亲赞同,于1847年1月4日同黄胜、黄宽等3人从广州黄埔港出发,经过3个多月的航行,于4月12日抵纽约,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预科就读,两年后毕业。毕业后如要继续深造,必须填写保证书,保证志愿从事传教士工作。容闳对此无理要求加以拒绝,他说:“传道固佳,未必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”,所以:“对此等条件,则不轻诺”。^[1]容闳表达了他留学目的是要以自身所学的知识“为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”。这表明,青年知识分子的容闳,已经树立起热爱祖国,为祖国服务的思想。

1850年,容闳的志向获得了勃朗的理解,由于勃朗请乔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给予资助,容闳进入著名的耶鲁大学。这是中国第一位进入美国名牌大学的留学生。1854年,容闳毕业后没有忘记祖国和人民,为了使后人能像他那样受文明教育,“以西方之学术、灌输于中国,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”,^[2]于是决心归国,探索救国真理,并组织国内学生出洋留学。

容闳归国后,适逢太平天国革命,他曾一度激于义愤,几欲响应太平天国革命。他说:“深恶满人之无状,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确,予既表同情于太平军,乃几欲起而响应。”^[3]

容闳虽有强烈的爱国激情,但他所受的教育以及具有的教育振兴民族的思想,使他没有响应太平天国,而选择了一条“循序而进”的道路。他先后到香港任派克公使的“书记”和香港审判厅的译员。由于香港不能实现他的志向,遂于1856年

赴上海,任职海关,但拒当“美办”。后独自经商,1860年至1863年,他在九江经营茶厅,生意顺利,颇有所获,可是他不想赚大钱,遂结束了经商生涯。此时,他访问天京,提出改革方案。失败后,他开始从事“西学”的教育,为实现中国近代化而努力。容闳毕生“热爱中国,信赖中国,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,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”。^[4]1912年容闳病逝于美国哈特福德城。

(一)寄望于农民政权实施近代化的未遂理想

1860年冬天,容闳抱着对太平天国极大的希望,访问天京,打算实施其“几欲起而为之响应”的初衷。他虽不赞成太平天国的宗教及政治,但却高度评价这场农民战争启发人们产生新国家之思想。他说:“太平军一役,中国全国于宗教及政治上,皆未受丝毫之利益也。其可称为良好结果者惟有一事,即天假此役,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,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,而有新国家之思想”。^[5]他并且以1898年的维新变法和1905年辛亥革命前的起义等等事件的发生来证明“予言之不谬”。^[6]这同当时带有偏见来对待太平天国这场革命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容闳正由于对太平天国革命寄予同情和希望,因此在天京期间,他才提出在太平天国内实施七项改革的倡议。这些倡议主要有:

1. 依正当之军事制度,组织一支良好军队;
2. 设立武备学校,以养成多数有学识之军官;

3. 建设海军学校;
4. 建设善良政府,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,为各部行政顾问;
5. 创立银行制度,及厘订度量衡标准;
6. 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,以耶稣教圣经为主课;
7. 设立各种实业学校。⁷

容闳提出这七项创议后并向干王洪仁玕表示,如能“采纳予言,愿为马前走卒”。但是由于当时革命与反革命正在进行生死搏斗,干王虽赞同这些建议,但实际上并未表示立即施行。干王十分礼待容闳,特授他以“义爵”——太平天国官职中第四等爵位。容闳遂以“无功受赏”为理由,坚请发给“护照”,离开天京。其实,容闳经过考察,对太平天国这个刚建立起来的“新政权”虽深表同情,但对它能否成功,是抱有怀疑的,所以不愿长此为新政权效力。有人为太平天国“坐失良机”而惋惜,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太平天国正同清军作最后的决战,武装斗争压倒一切,自当暂时未能着眼于政治、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建设。洪仁玕在容闳未达天京之前,已提出《资政新篇》,其内容较之容闳的七项建议更为全面,同样无法付诸实施。这就说明非不采纳容闳建议而是暂不能实行之。这表明容闳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,但对农民战争仍怀有偏见。

(二)应曾国藩之邀筹办江南制造局

正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曾国藩,为了办洋务、造机器之需

要,1863年邀请容闳会晤,试图利用容闳的才识来为他的洋务服务。容闳当时在九江经商三年,已获微利,但他志愿不在此,而是为了“维新中国”,从“大处落墨”。为实现其改造中国的志向,经过再三考虑,他终于接受曾国藩的邀请,到安庆与曾会晤。容闳对曾国藩印象颇好,评价很高,他认为曾国藩“其才识道德,均有不可及者”,“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”,并对其镇压太平军“事业”,给予肯定。^[8]故他抵达安庆之第二天,即同曾国藩会晤30分钟,提出“于中国设一机器厂”,曾国藩作了肯定的答复。数日后,容闳又第二次会晤曾国藩,曾问:“若以为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,当从何处着手?”容答曰:“应先立一母厂,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器厂”。^[9]两个星期后,曾国藩终于完全接受容闳建议,委以全权,发款“六万八千两”,设机械厂,后定名为“江南机器制造局”,这是东方第一家机械厂。曾国藩虽由此启开了“洋务运动”,但其功应归之于容闳。容闳接受使命之后,赴美购买机器,直到1865年第二次归国,再往徐州会晤曾国藩,曾奏请实授五品实官——候补同知之资格。1867年曾国藩继镇压太平天国后,又“平息”北方捻军,迁升两江总督这一汉人从未获得的实权,从而更坚决地推行以汉族督抚集团为核心的洋务活动。当曾国藩于1867年视察江南制造局时,再次赞同容闳提出“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”的建议,这是容闳推行近代教育救国的开端。

容闳为谋中国的近代化而提出的创办机械工业,应该说是他的功绩,这是他实现“西学”得以“东渐”的第一个目标。这

一点,对中国近代化的继承者皆有重大的启蒙作用。所以他从赞赏太平天国到赞赏曾国藩正是从这愿望为出发的,我们了解了这一点,对他对于曾国藩的高度评价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(三)教育振兴中国的抱负与改良 道路的破灭

容闳最终的目的是教育救国,他认为他一生苦心孤诣地去做派遣留学生的计划,是“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,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”。^[10]教育振兴中国较之办洋务更为重要,以“为国家储备人才”。包括实业人才和科技人才,才是社会改革的长远战略。

容闳在江南制造局附设兵工学校的建议实现后,他即着手从事派遣留学生的计划。他说:“宜选派颖秀青年,送之出洋留学,以为国家储备人才。派遣之法,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。”^[11]为了实现这一计划,容闳向当时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创议并获得丁的支持。容闳当时是以“条陈四则”呈给丁日昌并请转交北京清政府的。“四则”即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”;“选派颖秀青年,送之出国留学”;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其利”;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”。^[12]第二则关于派遣留学生计划很快获得曾国藩同意并奏请清政府允许,1870年冬成立留学事务所,以陈兰彬(清廷翰林,刑部主事)为监督,容闳为副监督。容闳亲自选拔留学生。1872年夏末,第一批留美学生30人,渡过太平洋,到美国斯不林非尔留

学。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创举。值得注意的是,留学生中“南人十居八九”。

容闳从事派遣留学生工作,当时曾被守旧派诬蔑为“离经叛道”之举,而当时正监督陈兰彬正是属于这一观点的人物,陈常与留学生发生冲突,每每以为容闳偏袒学生。1876年新调来监督吴子澄,也是翰林出身,他甚至“建议撤回留美学生”,“解散留学事务所”。由此可以看出,留学实则是容闳提倡“西学”而“东渐”的一项重要内容,当时学校与科举的斗争,是通过创办新式学校而实现的。故其历史功绩不亚于创办机械制造业。由于旧学代表人物的污蔑和攻击,容闳终于被迫在1878年离开留学生事务所。1881年清朝下令撤回留美学生112人。容闳经营13年的留学生工作,暂时受到挫折。可以说,他的教育救国理想暂时破灭。但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,遣派留学生实为振兴中华之大计已成事实而不可逆转。他说:“中西文化判若天渊,而于中国根本之变革,认为不容稍缓之事。此种观念,深入脑筋,无论身经若何变迁,皆不能忘也。”^[13]这是一个极其可贵的认识,建设近代中国,教育固然重要,但没有一个独立的中国、民主的中国,教育拯救中华的理想就不可能真正变为现实。容闳的教育救国的暂时失败,原因就在于此。

但是,容闳为“西学东渐”所开创的路,在中国近代史上无疑是一块界碑。容闳也因此而受到人民的赞扬,辛亥革命后,孙中山就曾经期待容闳归国,来为“巩固年幼共和国”而尽力。可惜,此时容闳已年过七十,虽为急剧进步的革命而高兴,他

本人却再也无力直接参加革命了。1912年4月20日,容闳病逝于美国哈特福德城。一个毕生热爱祖国,为振兴中华而提出各种理想的人,最终却不能亲自参加推翻封建专制事业而长眠异国,这是旧时代的悲剧。容闳虽不能亲自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推翻清朝的革命,但他的儿子容覲玉继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,在他逝世时,已参加广东军政府,担任制造局总工程师兼厂长,并被授予少将军衔,后来遭到袁世凯的逮捕监禁。

容闳一生的经历,基本上都记录在《西学东渐记》一书。该书发表于1909年,成书不久,辛亥革命就爆发了,容闳得此消息后大为振奋,写信给革命领导者说:“上天呼唤你们来领导这次了不起的大革命,它已经在短短的期间内,使满清政府不得不跪地求饶。……但在我心中还有另一个微小的声音,需要断然表白。那就是:你们在中国处置满洲政权这个光荣任务之后,你们互相间应当比亲兄弟还要密切,紧紧团结起来,这是绝对必要。”^[14]

“紧紧团结起来”,是容闳早年考察太平天国所获得的教训,太平军内部的分裂造成了革命的失败,容闳担心历史悲剧将会在辛亥革命取得暂时胜利后重演,然而,容闳的担心却成为事实,辛亥革命后革命阵营已分化出反革命派。

容闳的《西学东渐记》,为岭南人启开了近代启蒙思想的前奏。